

第一章 十萬兵權換她為妻

囚室裡黑黢黢的，唯有幾絲火光從欄杆縫隙裡透進來，影子拉得長長的，扭曲搖曳著，不知是從哪邊傳來女人的哭聲，幽幽的，還伴隨著老鼠的吱吱聲，將這如同死寂的空氣襯托得越發可怖。

洛嬋瑟縮了一下，僵冷的手用力抱著雙膝，縮在角落裡，埋著頭，彷彿這樣就可以不必去聽了。

不久前，她還是洛府的千金小姐，金枝玉葉，父親官拜丞相，母親是一品誥命，兩個哥哥一文一武，都是三品大員，洛嬋作為家中的獨女，可謂是千嬌萬寵，出了府門，腳都不必沾地的。

不過短短幾日間，忽然翻天覆地，洛嬋只記得一幫凶神惡煞的官兵衝入府裡，他們一夕間便成為了階下囚，母親驚慌的哭聲仍在耳畔，父兄們慘敗的臉色，隱約讓她明白了什麼。

新帝要登基了，卻不是她曾見過的二皇子，爹爹他們站錯了。

囚室空氣冰冷，洛嬋到現在還沒有回過神來，總覺得如在夢中一般，她緊緊抱著膝蓋，心想，怎麼就這樣了呢？快從噩夢裡醒來吧，爹爹、娘、哥哥……你們在哪裡……

眼淚悄無聲息地落了下來，沁入衣袖中，溫熱又冰冷，讓她手足無措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一陣腳步聲響起，朝這邊過來，停在了囚室外，洛嬋察覺到一道目光正在肆無忌憚地打量自己，她的手指緊了緊，自手臂間抬起頭看過去。

一名獄卒舉著火把，躬著身子，面上露出諂媚的笑，對一個身著宦官服飾的人道：「公公，這位就是洛府的小姐了。」

「嗯？」那太監語氣不悅，「什麼洛府？」

獄卒臉色大變，劈手就自打了兩個耳光，連連道：「是小人口誤，小人該死！」

洛嬋顫了一下，巨大的惶恐籠罩了她，洛府竟已沒有了嗎？

那太監的眼中透著幾分惡意，來回打量著她。

洛嬋忍不住往後縮了縮，試圖避開那令人不適的目光。

太監開口了，聲音尖細，「好歹曾經是金枝玉葉，怎麼在牢裡頭待了幾日就成了這副模樣？」他噴了一聲，不停搖頭道：「來人，把她帶出來，皇上要見她。」

門被打開了，一個獄卒走進來，彎下腰，一把拽起洛嬋，十分粗暴地推搡著她出了囚牢，「快走！」

洛嬋赤著雙足，手腳上掛著重重的鐵鐐，鐐索早就將細嫩的手腕和腳踝磨破了一層皮，往外滲著血，呈現出一大片可怖的烏青。

她力氣小，走得十分吃力，那獄卒使用力推她，像在驅趕著一隻無助而柔弱的小動物。

那太監看著，頗覺有趣地笑了一聲。

獄卒見他笑，越發來勁，最後甚至用力踹了她一腳，洛嬋一時不防，撲倒在地，鐵鐐嘩啦啦的響，緊接著，手肘和掌心傳來一陣刺痛。

太痛了，她長到至今何曾受過這樣的苦？一時間險些落下淚來。

獄卒厲聲呵斥道：「快起來，裝什麼死！」

洛嬋將眼淚逼回去，咬著牙爬了起來。

獄卒還待動腳，那太監終於看夠了笑話，輕描淡寫地阻止，「行了，她還要去面聖。」

獄卒立即止住動作，露出令人作嘔的笑，「是，是，小人就是看她走得慢，想幫她一把。」

洛嬋被帶出詔獄，到了一處下人房，太監將她交給了幾個婢女，吩咐道：「給她洗刷洗刷，速度快點。」

早春的天氣還很嚴寒，洛嬋從前最是怕冷，每到冬日都是裡三層外三層，兔毛圍脖、斗篷、手爐，一樣都不可少，二哥去年還送了她一件狐裘大氅，雪白的狐狸毛，沒有一絲雜色，渾然天成，特別暖和，讓她喜歡極了。

嘩的一瓢冷水自頭頂澆下來，洛嬋猛然打了一個寒顫，早春的水是冰冷的，將她的髮絲一縷縷黏在了肩背上。

她下意識要躲，那婢女扯住她的頭髮，罵道：「躲什麼躲？真當自己是個主兒了？」另一名婢女嗤嗤笑道：「人家是千金小姐的身子，還差點要做王妃的，怎麼洗得慣這冷水？」她說著，又是一瓢水潑下來，嘲笑道：「洛小姐，奴婢們伺候得還好？」

「呵，王妃？作的哪門子美夢？還不是一條下賤命！」

水冰冷無比，洛嬋打起哆嗦，抱著雙臂，聽那兩個婢女用極盡惡毒的話罵她，她低垂著頭，緊緊咬住下唇，就像是沒有聽到一般。

她這樣順從柔弱，那兩人也罵得無趣了，用冷水給她沖刷乾淨，取來衣裳扔在她身上，「自己穿。」

洛嬋低頭一看，那是一件白色的衣裳，沒有花紋也沒刺繡，過於素淨了，這種衣服鮮少有人穿，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才穿的。

那是一件孝衣。

洛嬋臉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變得慘白，剛剛婢女們用各種惡毒的言辭罵她，她都沒有現在這麼驚慌，就連指尖都顫抖起來。

「還愣著做什麼？不想穿就不要穿了！」

洛嬋哆哆嗦嗦地將衣裳穿上，眼前卻閃過父兄與母親的臉，淚水終於奪眶而出，兩行清淚順著臉頰滑落下來。

她模樣原本就生得極好，此時烏髮散落、眉如遠山，一雙明眸中彷彿籠著霧，微蹙著眉尖，無聲無息地哭著，神色哀慟，令人忍不住心生憐惜。

那兩名婢女過了好一會才回過神來，其中一人不無嫉妒地挖苦道：「果然，人說要想俏，一身孝，當真是不假。」

她說完，又用力地在洛嬋臉上掐了一把，細嫩的皮膚立即就紅了大片，刻薄地道：「好看有什麼用？落到如今這地步，來日可有得妳受的！快走！」

不知是忘了還是故意的，她們沒有讓洛嬋穿鞋，也沒有讓她束髮，洛嬋就這麼赤裸著雙足，披散著長髮被推出去了。

那太監站在院子裡打量她一眼，目光在洛嬋的臉上流連片刻，笑了笑，讚歎道：「不愧是名動京師的美人兒，這麼一打扮，嘖嘖，真跟天仙似的，可惜了。」他見洛嬋不住流淚，又哂道：「哭什麼？妳要是敢在聖上面前哭，咱家就挖了妳這雙眼睛。」

聲音雖然輕柔，說出來的話卻令人悚然，待見洛嬋面露惶然之色，那太監方才滿意了，擺手道：「帶走。」

今日新帝賜宴於乾清宮，所有的朝廷大臣們都來了，只有天子的下首位置空缺著。還未正式開宴，殿內的氣氛有些凝重，無人敢說話，直到龍椅上的新帝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怎麼？諸位是都啞巴了？」

眾臣這才有了反應，連稱不敢。

新帝卻陡然變了臉色，「何不奏樂？」他指著幾名樂官罵道：「來人，把他們都給朕拖下去，殺了！」

幾名太監一擁而上，將那些樂官抓住拖了下去，哭喊聲哀求聲漸遠，剩餘的樂官們都戰戰兢兢地撥弄起管弦來，樂聲縷縷，透著驚慌的意味，就連大臣們也不敢吭聲了。

新帝聽了半天的曲子，不甚滿意，忽然想起一事，撫掌笑道：「差點忘了，朕今日特意派人準備了一場歌舞，請諸位與朕一同觀賞。」

正在這時，門外有人通稟道：「啟稟皇上，定遠將軍求見。」

「總算是來了。」新帝笑了一聲，擺手道：「宣。」

洛嬋跟著那太監順著玉階往前走，到了一座宮殿前，正巧看見一道挺拔修長的背影，逕自穿過了宮殿的大門，消失在門口處。

冷不防的，那太監突然開口道：「那是定遠將軍。」

他面上露出一點古怪的笑意，洛嬋垂下眼，她聽說過定遠將軍遲長青，其父一生忠烈，後戰死在疆場，兄長也折損了。遲長青十四歲參軍，接了父親的位置，征戰數年終於平定了北漠，威震四方，令敵人聞風喪膽，想來是因為新帝登基他才被召回了京師。

那太監告誡洛嬋道：「等會兒進去後乖乖聽話，讓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若惹怒了皇上，叫妳當場人頭落地。」

洛嬋被帶著踏入宮殿的大門，才一進去，裡面的人聲便安靜了，各式各樣的目光隨之投來，她低垂著頭，看見自己的影子被拖得長長的，落在地上，顯得無助而孤寂。

寂靜的空氣裡，洛嬋聽見一個聲音道：「抬起頭來。」

她緊緊捏著手心，依言一點點抬首，聽見宴席之上傳來三三兩兩的抽氣聲，然後便看見了龍椅上的天子。

他從愣怔中回過神來，笑道：「朕早聽說洛丞相之女天生麗質，有絕色之姿，名動京師，就連朕的二皇兄也有意娶妳為正妃，如今一見果真如此，只是可惜了……」他的聲音轉為譏諷，又帶著輕薄的意味，「不知這樣的美人跳起舞來會

是何等的風姿？將軍來得正好，與朕一同觀賞觀賞。」

洛嬋的臉色蒼白，她略微垂眼，正好對上了龍椅下首那人的視線，他手裡舉著杯盞，漫不經心地望來，眉目冷若寒霜，眼神像是薄薄的刀刃，內斂卻又透著迫人的鋒芒。

他定定地看著洛嬋，片刻後才略微勾起唇角，「是。」

樂聲一起，該跳舞了，可洛嬋站在大殿之上，連動一動手也不能，她裸著雙足，只覺得渾身僵冷無比，如墜冰窖之中，四面八方投來的目光好似一道一道的繩索，將她緊緊纏住，幾乎要勒得她窒息了。

父兄與母親生死未卜、音訊不知，她卻要被迫穿著孝服，站在新帝面前為他跳舞，供其取樂，這太荒唐了。

洛嬋起初是輕顫，可漸漸的，她渾身都發起抖來，幾乎要站立不穩。

她屏住呼吸，臉色越發蒼白，眼前陣陣發黑，涔涔冷汗自額上滲出，好像有一張厚重的布將她重重裹住似的，令她無法自如呼吸。

洛嬋的身形搖搖欲墜起來，所有人都發覺了不對，那太監立即開口喝道：「洛氏女！皇上命妳獻舞，妳膽敢不遵聖旨？」

這一聲暴喝如石破天驚，將洛嬋岌岌可危的意識拉了回來，她用力掐著手心，終於聽清了樂聲，木然地伸出手臂，在眾目睽睽之下開始起舞。

她的面容精緻姣好，只是過於蒼白，眼神空茫茫一片，沒有焦點，好似起了無盡的大霧，整個人生出幾分脆弱之感，令人不由得憐惜。

少女的身姿纖細，未束起的青絲長及腳踝，行動如弱柳扶風，整個人彷彿一隻翩翩起舞的白色蝴蝶，赤裸的雙足微微踮起，伴著嫋嫋絲竹聲，輕巧踩著冰冷的地磚，一步一步，像是踩在了刀尖上。

明亮的日光自她身後投落，拉扯出纖長的影子，像一枝柔韌的柳枝，搖曳著起伏，金色的陽光在她的指尖與髮間跳躍不定，一個急促的迴旋，停了下來，樂聲也戛然而止。

大殿裡的空氣倏然變得靜默，所有人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，直愣愣地看著那道沐浴在陽光下的纖細身影，不約而同地想起一個詞——天人之姿。

世上何以會有如此精緻漂亮的人？何以會有如此動人的舞姿？這樣的女子，合該是天生就要被人捧在掌心仔細呵護的。

寂靜持續了片刻，上方的龍椅處傳來掌聲，一下一下，驚醒了仍沉浸在那一支舞中的群臣。

天子雙目灼然，撫掌大笑道：「好！此舞只應天上有，人間哪得幾回聞，洛丞相竟有這樣一個女兒，實在是令朕折服。」他緊緊盯著洛嬋，眼神一錯也不錯，「來朕這兒。」

洛嬋僵硬的指尖發著抖，明眸微睜，她覺得龍椅上那人的目光太過熾熱，像一把燒紅的刀子，要將她渾身的皮肉都剝去，她怕極了，不自覺地緊繃著身體，連動也不敢動。

她眼中流露出的恐懼是如此清晰，像一隻驚慌失措的小動物，被所有人看在眼

裡，面上也露出幾分不忍之色來。

見她沒有動作，新帝的臉上漸漸積起怒色，眼神轉為陰鷙，沉聲道：「妳怕什麼？」洛嬋神色淒惶，下意識搖首。

新帝略略探身，冷笑著道：「朕聽聞，洛丞相意欲將妳許配給朕的二皇兄，怎麼？妳眼下是瞧不上朕？」

他的聲音帶著壓抑的怒意，如雷霆萬鈞，眾臣俱是屏住呼吸，大殿內一片死寂，落針可聞。

下一刻，帝王手中捏著的金樽被砸了出去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滾落在洛嬋赤裸的足邊，她嚇了一跳，渾身瑟瑟發抖起來，險些跌倒。

年輕的皇帝滿面怒容，目眦欲裂，厲聲罵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朕送妳去與他作伴好了！來人，把她的雙腿給朕砍下來，一併送給雍王！」

洛嬋驚得腳一軟，跌坐於地，幾個內侍衝入殿中，如狼似虎一般撲過來，緊緊抓住她纖細的手腳要往外拖去，曾戴著鐐銬的腳踝上有著大片青紫的傷口，瞧著十分可憐，甚至有人下意識轉過頭去，不忍再看。

驚慌失措間，少女的喉嚨裡發出幾聲細小的嗚咽，然而她只是哭，並沒有求饒，任由自己被那幾個內侍拖行著，越走越遠。

正在這時，一個聲音突然道：「且慢。」

這一句引起殿內眾臣的注意，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說話人的方向，龍椅下首的位置，徐徐站起來一個人，身形挺拔修長，如一柄屹立的長劍。

新帝眼中怒意未散，卻瞬間換上一副溫和的表情，轉過來道：「怎麼？將軍要為她求情？」

定遠將軍剛剛才平定北漠之亂，班師回朝，其官職位列武官之首，功勞重大，日後必留名青史，更兼其手握十萬重兵，便是新帝也不敢輕易開罪了他，與他說話時，還要裝作和顏悅色的模樣。

遲長青對著新帝拱了拱手，看向殿門口被按倒在地上的洛嬋，道：「啟稟皇上，臣願以手中十萬兵權與定遠將軍一職，換得此女為妻，還請皇上成全。」

這話一出，滿殿譁然，所有人面上都露出驚愕之色，就連龍椅上的新帝也被震住了。

他的眼中露出堪稱狂喜之色，然而很快，他又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緒，緊緊握住龍椅的扶手，雙目盯著遲長青，嘴裡故作訝異道：「將軍可是認真的？她乃是罪臣之女，將軍若是喜歡美人，回頭朕讓人挑一些，賜給你也就是了。」

遲長青眉眼低垂，語氣卻很是堅持，「臣之所言，句句是真，還請皇上成全。」

這是要美人不要權勢了啊！眾臣皆倒抽一口涼氣，竊竊私語了起來，也有不少人忍不住朝殿門口的洛嬋投去熾熱的目光。

她像是也愣住了，呆呆地伏跪在地上，如鴉羽般的青絲散落，白衣宛然，陽光灑落下來，將她的面容映照得越發明艷。

美則美矣，可若真的要他們為這區區一介女子放棄大好的官途，試問誰能做到？想不到這千軍萬馬裡廝殺出來的定遠將軍會是個情種。

上方的天子也是這樣想的，他仔細審視著遲長青，沉默許久才撫掌笑道：「好好好！」

一連說了三個好字，是個人都能聽出他語氣裡的快慰之意。

新帝大笑道：「自古英雄配美人，這洛氏女雖是罪臣之後，但生得如此傾國之色，倒也不算辱沒了將軍，將軍此番平定北漠，這樣大的功勞，朕正愁不知如何賞賜，如今將軍有此要求，朕自當滿足。」他說完便揚聲道：「來人啊，擬旨，將洛氏女許配給遲長青，不日完婚！」

只這一句，原本的定遠將軍就變成了遲長青，新帝話裡的意思已昭然若揭。

所有人都明白了，此後朝中再無定遠將軍，而遲長青也變成了一介白身。

洛嬋還愣愣地跪在殿門口，不明白事態為何突然發展成這樣，她下意識抬起頭來，望向龍椅下首立著的遲長青。

那人正回首看過來，四目相對間，他的目光深邃卻銳利，如同內斂的刀鋒，那種迫人的氣勢已被藏了起來，彷彿刀已收入鞘中。

定遠將軍以十萬兵權作為交換，執意要娶罪臣之女洛嬋為妻的事情，不出半日便傳遍了整個京師，幾乎大街小巷都能聽見百姓們在議論此事。

有些人酸溜溜，說定遠將軍縱使少年英雄也難過美人關；也有些人恨鐵不成鋼，說他太意氣用事，眼皮子淺，竟甘願為區區女子放棄權勢高位，若是老將軍還在世，恐怕要氣得吐血三升；還有人色迷心竅，幻想著那洛氏女是如何的絕色姿容，竟能引得定遠將軍做出這樣糊塗的決定。

總之，眾說紛紜，甚囂塵上，倒叫那些傾慕定遠將軍的閨中少女們芳心碎了一地，暗中將洛嬋恨得牙癢癢，罵道：天生的狐媚子，便是淪為階下囚也不安分，勾走了大將軍的心。

這一切，洛嬋都不知道的，她是當今聖上親口賜婚，許配給了遲長青，這會兒正在籌備婚事。

日子定下來了，就在二月初二，龍抬頭。

距離洛嬋入宮獻舞那一日只隔了三天，不知道的人，只以為遲長青為了娶回美人，是如此地急不可耐，連大婚吉日都是草草定下的，但有心人卻從中能看出新帝的迫切。

很快便到了大婚這一日，天還未亮，洛嬋就被幾個婢女妝扮著，長長的青絲挽成髮髻，點綴著金釵花鈿，胭脂淡掃，只是眉間總籠著一點散不開的鬱色，使她原本就精緻的容貌更顯得動人，令人心生憐惜，即便披上了大紅的喜服，也未曾將這憂鬱之色沖淡半分。

她憂心父兄母親的下落，可這幾日來，這裡伺候的下人都是半聲不吭，宛如啞巴似的。

他們不跟洛嬋說話，就彷彿她是個沒有生命的偶人一般，讓她做什麼她就要照做。這座別莊是宮裡的，在出嫁前夕，洛嬋仍然被緊緊攥在宮裡那位天子的手裡，她

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，而是十萬兵權的籌碼，是至關重要的人質。

她的身上，烙著遲長青的名字……

第二章 新婚日追殺日

早春二月的清晨，京師的天氣還很嚴寒，呵氣成霜，朝陽升起的時候午門已開了，一道挺拔修長的身影自門內一步步走出來。

除去了武官的官服，遲長青此時穿著一襲玄色的長衫，他的眉目生得十分俊朗，即便是如此尋常的衣裳，由他穿來也是氣宇軒昂、龍章鳳姿，令人見之心折。

他一出現，幾名昔日的下屬連忙迎上去，潘楊率先開口喚道：「將軍！」

遲長青轉過頭來，看著他，語氣平淡地道：「什麼將軍？」

潘楊一頓，八尺高的男人竟紅了眼眶，「是，是屬下……是我口誤了。」

另一個副將李奕卻道：「主子如今做何打算？」

「打算？」遲長青想了想，漫不經心地道：「虎符交了，我自然要去拿我的賞賜。」

李奕也笑道：「是，主子今日大喜，我等是要好好恭賀一番。」

潘楊卻憤慨道：「洛澤之和他老爹從前與主子諸多為難，如今為了他那妹妹，主子還要搭上自己的……」

「潘楊！」李奕面上的笑倏然一收，向他使了個眼色，斥道：「你在胡說什麼？」

潘楊面有不滿，可到底是沒再開口，遲長青什麼也沒說，像是在思量著事情。

李奕怕他不高興，又道：「主子要回去成親了嗎？」

遲長青回過神來，卻道：「不急，我先去見一個人。」

「主子想見誰？」

遲長青淡聲道：「雍王殿下。」

看著他翻身上馬，潘楊滿面錯愕，小聲對李奕道：「主子這是要去找雍王殿下炫耀炫耀？」率先抱得美人歸？

李奕滿面無奈，指了指他，「你遲早要栽在你這張嘴上。」

他說完，便策馬跟上遲長青，潘楊撓了撓頭，也連忙追了上去。

雍王是今上的兄長，新帝登基後，他便重病，在一處別莊休養，明面上是養病，實則是囚禁。

按理來說，遲長青如今是一介白身，想見雍王不是一樁易事，但他在交出虎符時特意求了聖旨，新帝正高興，隨口便允了。

沒了兵權和官職，如今的遲長青什麼也不是，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他，不足為懼。遲長青順利入了別莊，見到了雍王秦瑜，他坐在院子裡看過來，神色一如既往的平靜溫和，彷彿見到老友一般，招呼道：「你來了，未寒，我剛剛還在想你什麼時候會來看我。」

遲長青的目光掃過他的雙腿，毫不意外地道：「腿斷了？」

秦瑜表情不變，從容的姿態完全不像是一個階下囚，他應了一聲，道：「斷了。」

他伸手比了比膝蓋的位置，「從這兒往下，沒有知覺了。」

遲長青揚了揚劍眉，「那可真是遺憾。」平靜的語氣和話完全是兩個意思。

秦瑜失笑道：「我都落得如此地步了，竟還要受你的奚落。」

遲長青沒什麼表情地道：「只能說，你這人實在是讓人憐憫不起來。」

他雖被囚禁在別莊裡，卻還拿著主人的派頭，遲長青知道這人肚裡有十八道彎，所以絕不會輕易信了他，否則吃虧的就是自己。

他不欲多話，直接道：「近來的事情想必你也知道了，我特意來與你知會一聲，人我是保下了，沒叫她與你一起斷腿，也算還了你當初的恩情，日後你我恩怨皆盡，我們遲家也不再替你們姓秦的賣命了。」

秦瑜面上難得閃過一絲異色，他按住花梨木圈椅的扶手，躊躇道：「她……現在怎麼樣了？」

這大概是遲長青頭一回在他面上看見這樣的表情，劍眉微揚，道：「不知道，你的親弟弟，你不比我瞭解嗎？在我交出虎符之前怎麼可能見到她？」

秦瑜抿了抿唇，道：「原是我對不住她。」

遲長青居高臨下，用一種審視的目光打量著秦瑜，過了一會才道：「你是真喜歡她？」

聞言，秦瑜不語。

他鮮少有這樣不說話的時候，遲長青彷彿看見了什麼新奇的事情，道：「我還道你要與她議親，是受了洛相那老狐狸的撮合，如今看來卻是不盡然。」說著又道：「我倒真的對這位洛氏女有些興趣了。」

秦瑜垂下眼，道：「以後……你自然會知道她的好。」

遲長青聞言，不置可否，「我並不想知道。」他抱著雙臂靠在樹邊，清晨的朝陽自樹梢落下來，將他原本就英俊的眉眼勾勒出金色的光影，漫不經心地說：「我會派人將她安置好，叫她吃穿不愁，至於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。」

說完，他站直身子，揮了揮衣袖，「言盡於此，你我日後陽關道、獨木橋，各走各的路。」

他不欲多話，俐落地告辭，轉身才走了兩步，便聽見身後傳來秦瑜的聲音，一貫從容平靜的語氣變作了請求，「未寒，你待她好些……」

後面說了什麼，遲長青沒聽，他連停留一下都沒有，就大步邁出了院子，心裡想，待她好些？想得美！

遲家替你們賣了這麼多年的命，也沒見你們姓秦的對我們好些，如今我不賣命了，還要幫忙養你未來的媳婦，怎麼便宜都叫你們占盡了呢？

拜堂的時辰是在傍晚，洛嬋被送入喜轎中，她茫然地看著身上的婚服，滿目都是大紅的顏色，刺得她眼睛疼，卻又生出不真實的感覺來。

她從前想過自己成親的場景，卻沒想到最後會是如此怪異，她要與一個才見過一面的男子成親了。

去年年底，她才與二皇子，也就是如今的雍王殿下納采、問名，那時所有人都知

道她日後要成為王妃的，可如今他們都像是失憶了一般，無人再提起此事。

世事無常，如風雲之變，朝夕不測。

洛嬋想，眼下到了這個地步，嫁給誰都無所謂了，她只想知道爹爹、兄長和娘親他們的下落，若是……若是求一求這位定遠將軍，想必他會願意告訴她的吧？

一點細小的水珠自喜帕下滑落，打在衣襟上，暈染成一朵小小的水跡。

洛嬋如木偶一般，渾渾噩噩地拜了堂、被推入了婚房之中，耳畔喧囂嘈雜的人聲漸漸低了下來，直至安靜不可聞。

她坐在喜床邊，揪著婚服的衣襬，等待著她的夫君前來，心裡反覆地斟酌著用詞，要如何發問，在怎樣的時機才算恰當。

洛嬋沉浸在自己的思慮中，所以當蓋頭被揭開，明亮的燭光撲面而來，她全無防備，整個人往後一縮，眼中透出驚慌失措的意味，猝不及防地對上那雙深邃而冷清的眼眸。

遲長青藉著燭火打量她，太柔弱了。他心裡想著，少女的脖頸纖細，如同嬌嫩的花莖，只消他一伸手，都不必費什麼力氣便能輕鬆地給掐折了。

洛嬋緊張地低下頭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那些打好的腹稿此時全然派不上用場。她被關在別莊裡，已好幾日未曾與人有過交流，此時她竟然發現自己不知該如何說話了，好似一個啞巴一般。

遲長青正打量她，還沒將她眉目看清楚她便低下頭，不免生出幾分不悅來，伸手箝住她的下巴，一抬，道：「害羞？見不得人嗎？」

洛嬋輕咬著下唇，迫使自己不對上那雙眼眸，她掐了掐手心，努力不讓自己露出半分怯意，卻不知她這樣強撐著抬頭又不敢正視的模樣，更顯得可憐可愛。

遲長青的目光自她臉上一寸寸滑過，道：「怎麼了？是我長得太醜，入不了你的眼？」

洛嬋連忙搖頭，只好回視他，正巧對上遲長青清冷的眼，在她看來，他非但生得不醜，反而很好看，如今才剛剛及冠的年紀，介於少年與青年之間，透著一股英氣，劍眉鳳目、容貌俊朗，令人移不開眼。

遲長青見她搖頭，頓了一下才道：「你也覺得我不醜，對嗎？」

洛嬋又連連點頭，算是附和他，髮髻上的金釵墜子也跟著一晃一晃，明珠璀璨，吸引了遲長青的注意，他沒多想，隨手將那金釵取了下來，一瞬間，剩餘的釵環接二連三地滑落，洛嬋滿頭的青絲如瀑布一般傾瀉而下，散落了滿床。

洛嬋猝不及防，有些驚愕地望著他，忍不住眨了眨眼。她的睫毛很長，這個距離看過去，就像是翩然欲飛的蝶，在燭光下投落淡淡的影子，讓人不自覺想要去觸碰，捕捉它。

遲長青原本還有些尷尬，但見洛嬋此時的反應便將尷尬收拾起來，還反咬一口，「妳這是什麼表情？難道這釵子摘不得？」

洛嬋連忙搖首否認。

遲長青這會兒忽然覺得不對，他疑惑道：「我一直沒聽見妳說過話，妳難不成是個啞巴嗎？」

洛嬋終於抓住了時機，就是現在！她張了張口，還未說話，遲長青卻忽然攬住她，兩人一同撲倒在喜床上，與此同時，洛嬋聽見了急促的破空之聲，一點黑影快速掠過她的視線，撕裂了大紅色的床帳，咄的一聲，刺入床欄中，入木三分，尾羽猶自顫顫。

那是一枝利箭。

沒等洛嬋反應過來，她又聽見接二連三的輕微聲音，無數的箭矢破窗而入，轉眼便到近前，眼看就要把兩人扎成篩子。

遲長青長臂一攬，將她摟住，一個翻身，快速地扯出大紅的錦被抖開，旋轉著將所有的箭矢盡數包裹在內，嗖嗖幾聲，那錦被便成了一團刺蝟。

洛嬋簡直嚇呆了，明眸圓睜，透著驚愕之色，像一隻受到驚嚇的小兔子，頗有幾分好笑，緊接著，她聽見耳邊傳來一聲低笑，像是在輕嘲。

她抬頭看去，只能看見遲長青的下頷位置，她被他整個攬在懷中，兩人貼得極近，她甚至能嗅到他身上的氣味，像是雨後的青草香氣。

洛嬋長這麼大，還是頭一次與陌生男子靠得如此之近，她緊張得甚至忘記了害怕，遲長青低頭看了她一眼，劍眉壓著一雙清冷的鳳目，眼底有暗藏的鋒芒，如剎那間出鞘的利劍。

外面的箭矢漸漸停歇了，緊接著，是凌亂的腳步聲朝這邊而來。

洛嬋宛如一隻遇到危險的兔子，警覺地揪住遲長青的衣襟，她本能地依靠著這個陌生的青年，或許是因為他剛剛才平定北漠，擊退萬千戎狄的大將軍，又或許是因為他是她的夫君。

遲長青也察覺到了，倒是沒推開她，而是伸手往床頭的枕下一摸，一點銀白色的光芒如寒星乍亮，緩緩映入洛嬋的眼中。

她瞬間就呆住了，萬萬沒想到自己的新婚喜床上竟然還藏了一把長劍。

遲長青瞥了她一眼，還有心思問道：「嚇到了？」

洛嬋點點頭，然後又立即搖頭。

遲長青盯著她看了看，道：「看來還真是個小啞巴。」說完，他便鬆開洛嬋，翻身下床，沒等她反應過來，伸手拉住她的手腕往外走去。

洛嬋這才注意到屋子裡的情況，滿地都是散落的箭矢，床幔上、軟榻上、門框上，密密麻麻地插滿了利箭，窗戶更是被射成了窟窿，空洞洞的，能看見外面有隱約的火光晃動，人影綽綽。

遲長青走了幾步忽然停住，回頭看了她一眼。

洛嬋有些莫名，頓時緊張起來，以為他要扔下自己，然而還未及張口，就見他隨手扯下旁邊的幔帳，將她整個人都罩在其中。

眼前頓時一片漆黑，洛嬋嚇了一跳，下意識要扯開幔帳，遲長青卻命令道：「不許亂動。」語氣嚴厲不容置疑。

洛嬋果然頓住了手，不敢再動，緊接著，她就感覺到一隻有力的手拉著自己，快步往外走去，她被蒙住了頭臉，不能視物，十分害怕，卻又不敢違拗他，只好跌跌撞撞地被那隻手拉著走。

遲長青一手提著劍，一手拉著洛嬋，一腳踹爛了房門，入目是一大片明亮的火光，濃重的夜色被驅散開來，火把幾乎照亮了半邊天空，無數兵士排開，將他們團團圍住，打頭的卻是個熟人。

遲長青冷笑一聲，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你。」

那人也笑，揚聲道：「將軍今日大婚，卑職來討一杯喜酒喝。」

遲長青微微眯起鳳眸，火光映入他眼底，浮現出幽冷的微光，他語氣不變，熟稔道：「區區一杯酒罷了，李將軍何以弄出這樣大的陣仗，倒叫遲某受寵若驚了。」

李奕收了笑，道：「卑職從來不敢低估您，畢竟將軍當年以一人之力殺了三千戎狄，卑職對將軍一貫是敬佩得很。」

聞言，遲長青譏嘲一笑，「遲某如今一介白身，當不起李將軍的誇讚，不過……」他話鋒一轉，舉起手中的長劍，銳利無匹的劍刃上寒光凜冽，鋒芒刺入眼中，竟讓人生出一種會被割傷的感覺，讓李奕下意識退了半步。

遲長青的鳳目幽深如海，緊緊盯著他，輕聲吐字，「收你的項上人頭卻如探囊取物。」

如此張狂傲慢的姿態，叫李奕的呼吸忍不住一滯，昔日遲長青鐵甲染血的情景猶在眼前，他曾經一劍下去，將戎狄的將領連人帶馬劈成兩半，叫敵人聞風喪膽，此後但凡定遠將軍所到之處，戎狄必會恐懼得四處躲避逃逸，丟盔棄甲者比比皆是。

他說能殺就是能殺，即便遲長青如今只是一個無官無爵的庶民，可他一身絕世武藝卻依舊無人能敵。

氣氛隨之緊張起來，李奕勉強乾笑一聲，道：「卑職跟隨將軍征戰北漠多年，您的神勇威名人人稱頌，卑職豈敢大意？」

他說著，往後又退了兩步，站在了兵士後面，幽幽道：「所以卑職今日不是一個人來的，將軍，休怪卑職不念往日的情分，實在是皇命難違啊。」到了最後，他聲音轉為肅然，一抬手，命令眾兵士，「動手！死生不論！」

話音一落，無數兵士立即蜂擁而上，朝遲長青衝了過去，洛嬋被蒙在幔帳之中，什麼也看不見，火光被蒙住了，眼前到處都是凌亂的人影，她心中惶惶然不知所措，本能地依靠著遲長青抓住自己的那隻手。

刀劍交錯的聲音近在咫尺，伴隨著廝殺聲、慘叫聲，在耳邊響成了一片，她還嗅到了鐵鏽一樣的氣味，若有似無的。

那是血。意識到這件事情，洛嬋越發緊張了，但她手臂上的那隻手一直沒有鬆開，這令她的心奇異般地平靜下來。

她被遲長青護在身旁，像摟著一件什麼小東西似的，那些紛亂的刀鋒劍刃沒有傷到她一星半點，直到她聽見一聲慘叫，驚呼聲四起，緊接著傳來遲長青的聲音。他冷冷地道：「李奕，當年北漠戰場上你替我擋了一刀，今日便還你了，留你一命，你我就此兩清，恩斷義絕，有如此劍！」

鏘的一聲，刀劍折斷的聲音乍然響起，蕩清了那一片嘈雜的廝殺聲。

下一刻，洛嬋感覺到遲長青攬著自己的手臂一緊，陡然間，感到一陣天旋地轉，

她竟是被扛了起來。

「抓住他！不可令其逃走了！」

「李將軍您的傷……」

「快追！皇上有命，不能讓他逃了！」

驚慌失措間，洛嬋連忙揪住身下人的衣裳，生怕自己掉了下去，眼前的幔帳飄飄忽忽，她只能看見大片大片的青磚掠過，光影交織間，一切事物都變成了模糊的影子。

遲長青的速度很快，步伐如風，他一手扛著洛嬋，一手提劍，硬生生自圍堵攔截的兵士中殺出一條血路，他身上的喜服都被染成了深紅色。

蒙在洛嬋眼前的幔帳不免被刀劍劃破，潑灑上了殷紅的鮮血，星星點點的火光自那幔帳的破洞處映照進來，落入少女清澈的眸底。

她看見了外面的火海，還有雪亮的刀劍、鐵甲，濃重的血腥氣更是無孔不入，令她呼吸都有些困難起來。

無數追兵前仆後繼地朝這邊湧了過來，喊殺聲震天，火光隱隱，將整座府邸照得猶如白晝。

遲長青的劍光所到之處，血濺三尺，士兵們就像是一片倒下的麥子一般，毫無還手之力，最終，他們都怕了，只是遠遠圍著不敢近前。

遲長青猶有餘力，見狀便扯開唇角一笑，他原本模樣生得極其俊美，只是因著方才的廝殺，臉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許多血跡，這麼一笑，看在那些追兵們的眼中，竟宛如索命的玉面修羅似的，令他們無比膽寒。

正在這時，一道破空聲傳來，只見利箭挾著寒光轉瞬即至，像是要刺入洛嬋的眼底。

她驚得渾身都僵硬了，但她被遲長青扛在肩上，連躲都沒法躲，只能下意識緊緊閉上雙目，然而想像中的疼痛久久未傳來，她小心翼翼地睜開眼一看，鋒銳的箭尖近在咫尺，與她只差了分毫的距離，一隻沾滿血的手正緊緊攥著那枝箭。

是遲長青，他竟然徒手抓住了飛箭！

所有人都震驚了，遲長青卻不再遲疑，反手一甩，那箭矢飛了出去，隨即便聽到一名士兵慘叫了一聲，捂著鮮血噴濺的脖子仰面倒了下去，引來人群一陣騷動。趁著這空隙，遲長青攬緊肩上的人殺出一條血路，乾脆俐落地縱身躍入黑夜之中，一晃眼便失去了蹤影。

洛嬋被遲長青扛著，一路疾奔，她覺得自己的五臟六腑都翻攪成一團，卻半點聲也不敢吭，只緊緊咬著下唇，兩手揪住他肩背上的衣裳，生怕自己下一刻就會像一個破麻布袋被拋下去。

遲長青專門揀僻靜的小巷子走，直到後面追兵的動靜沒了，他才忽然發覺肩上的少女一動也不動，連聲音也沒有。

他心裡一緊，以為出事了，立即把人靠牆放下，低聲道：「小啞巴，妳怎麼了？」洛嬋沒動也沒說話，遲長青甚至聽不見她的呼吸，淡淡的月光清輝灑落下來，他的劍眉緊緊擰起，用手在她的肩背上不輕不重地一拍，纖弱的少女登時一個激

靈，像是終於回過神，緊繃著的身體驟然放鬆，險些跌坐在地上，如同劫後餘生一般，大口大口地喘著氣。

遲長青見狀，劍眉輕皺，道：「小啞巴，妳怎麼這麼嬌氣？」

洛嬋自小錦衣玉食地長大，上面兄長父母都寵著，也知道自已嬌氣，但如今被遲長青當面說出來，只覺得十分羞窘，手指緊緊攥著衣袖，咬著下唇不言語了。

遲長青還欲說什麼，正在此時，遠處傳來一陣腳步聲，十分急促，但又很穩健，來人必是一個練家子。他頓時警惕起來，握緊了手中的劍，略微上前一步，將洛嬋擋在身後。

因著殺了不少人，劍上沾染了許多鮮血，此時還未乾涸，在月光下呈現出一種濃重的色澤，然而劍芒寒光依舊鋒銳無匹，只要有劍在手，他仍舊是那個令戎狄聞風喪膽的定遠將軍！

那腳步聲在巷口就止住了，空氣彷彿凝固了似的，四周靜寂無聲，洛嬋渾身又開始緊繃起來，大氣也不敢喘一聲，生怕驚動了來人。

緊接著，那夜色之中傳來一個粗獷的聲音，帶著幾分遲疑，「將軍？」

遲長青眉頭輕皺，「潘楊？」

那人聲音裡帶著幾分欣喜與激動，「真的是將軍！」一個體格高大強壯的大漢自巷口走過來，面孔熟悉，果真是遲長青昔日的副將潘楊。

他上前一步，緊張道：「屬下不久前才接到消息，說李奕那狗東西要對將軍不利，將軍沒事吧？」他說著，又大罵起李奕，「當年若不是將軍提拔他，他焉能有今日的威風？這狼心狗肺的東西，待屬下回去尋他，定要將他的腦袋摘下來給將軍做下酒菜！」

洛嬋原本正偷偷打量他，聽到這話頓時嚇了一跳，十分驚惶，心想遲長青這樣可怕嗎，竟要拿人的腦袋下酒？

遲長青不甚在意地道：「不了，可別瞞了我的眼。」

「這麼多年了，將軍也待他不薄，如今將軍式微，他怎能翻臉不認人？」說到這裡，潘楊恨聲道：「此仇，屬下必要幫將軍去討回來！」

遲長青緊握著劍柄的手略微鬆了些，道：「這卻不必，他奉命來抓我，如此興師動眾，傷亡眾多，卻叫我刺了一劍，還順利逃了，他眼下必然自顧不暇，說不定不需要你出手了。」

潘楊顯然是不肯，猶自憤憤不平。

遲長青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先別說這些了，我有一樁事情要拜託你。」

聞言，潘楊頓時一拍胸脯，道：「自當為將軍效犬馬之勞！」

遲長青低聲道：「如今李奕殺我之事未成，定然不會善罷甘休，京師城門必定都已封了，還要勞煩你將我們送出去，此事宜早不宜遲，越快越好。」

潘楊立即道：「是，屬下這就去安排。」

第三章 逃離京師

正是深夜時分，普通的百姓大多都已入眠了，店鋪也早早打烊，然而今夜的京師卻並不平靜。

一列官兵舉著火把穿過御街，不一會兒便停下腳步，看著兩旁的民宅，打頭的官兵一抬手，下了命令，「給我搜！」

幾個士兵便衝了上去，把門拍得砰砰作響，高聲呼喝，將百姓們驚起。

這樣的場景在京師各個角落都上演著，一時間人心惶惶，人們驚慌莫名，不知發生了何事。

一輛馬車卻趁著夜色，揀了僻靜的街道往前直奔而去，如此行駛了一刻鐘之後，馬車在護城河旁停了下來。

潘楊早就等在那裡了，車中跳下一個人來，正是遲長青，他換了一身青布衣裳，看起來與尋常的百姓沒有任何區別。

洛嬋跟在他後面下了馬車，也換了粗衣布裙，釵環俱無，脂粉未施，雖是素顏卻自有一番靈氣通透的美，彷彿一顆被洗濯過的明珠，在這暗淡的月夜下熠熠生輝。潘楊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，心裡嘀咕著，這位新的將軍夫人生得也太惹眼了些，不過倒也不算辱沒了他們將軍，他們家將軍英明神武，就該要娶這樣美的女子為妻。

洛嬋不知他心中所想，只怯生生地站在遲長青身旁，聽他開口道：「你送到這裡便可以了，日後自己多加保重。」

「將軍！」潘楊忍不住上前一步，道：「將軍出城之後做何打算？不如屬下也隨將軍一同離開吧。」

遲長青卻不答應，拒絕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離了京師就成了一貧如洗的白身，你一頓吃八碗，那不是要吃窮了我？」

潘楊被這話一噎，道：「屬下可以少吃一些。」

遲長青搖頭道：「那也不行，如今我成了親，日後要仔細養著我夫人，哪裡顧得上你？」說著他看了洛嬋一眼，潘楊也跟著看過來，正欲說什麼，他便清了清嗓子，語氣堅決道：「這是命令。」

潘楊下意識應聲道：「是！」

遲長青叮囑道：「等此事一過，你仍舊回邊關去，不要在京師久留，至於李奕，他如今身分和從前大不相同，此人心狠手辣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又十分記仇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是他的對手。」

潘楊似有不服，但還是甕聲甕氣地道：「是，屬下知道了。」

遲長青又道：「那就好，你且回吧。」

潘楊道：「將軍如何出城？」

遲長青道：「我自有辦法，你去吧。」

潘楊不肯走，「屬下要看著將軍脫險才走。」

遲長青也不勸他，扔下一句，「那你看著吧。」他說完，轉向旁邊的洛嬋，問道：「可會澆水？」

洛嬋被他嚇了一跳，然後下意識搖了搖頭。

遲長青也不意外，只伸手攬著她的腰身，道：「別害怕。」

沒等洛嬋聽明白，便感覺到腰間的手臂一用力，她整個人隨之落入水中，冰冷的

河水迅速將她淹沒，她下意識想呼喊，卻喝了滿滿一口水。

她耳邊傳來遲長青的聲音，「閉嘴屏氣！」

洛嬋嚇得咕咚一下，把滿口河水都嚥了下去，聽話地閉緊嘴，屏住呼吸，雙手死死抓住遲長青的衣裳，看著一線彎月在粼粼的河面上跳躍搖晃。

遲長青一手牢牢擁著她，一手划動，蹬水朝那月光而去，神情不慌不忙。

洛嬋的心便莫名安定下來，流水嘩嘩，她聽見耳邊傳來他的聲音，「不要亂動，抓緊我。」

二月的河水冰冷，洛嬋一下水就凍得渾身僵硬，全靠遲長青憑一己之力，一路游出護城河。

到了河的盡頭，暗淡的月光下，洛嬋看見一道鐵柵欄橫在前方，將去路擋住。

游不過去了？她的心頓時一沉。

豈料遲長青像是全然沒看見似的，抱著她游了過去，伸手在那鐵柵欄上摸索片刻，微微一用力，只聽嘩啞一聲輕響，其中一根鐵欄就被連根抽了出來，露出一人來寬的縫隙。

好大的力氣。洛嬋有些吃驚地看著他。

他沒有注意到，只是先將她推了過去，簡短道：「抓穩了，若鬆了手，就要被水沖走了。」

洛嬋心裡一驚，連忙照做，凍得僵硬的手將鐵欄牢牢抓住，她這輩子都沒有這麼用力過。

兩人之間隔了一道鐵柵欄，遲長青看她一眼，少女瑟瑟縮縮地趴在那邊，像一隻可憐的小兔子一般，他忽然起了一點惡劣的心思，忍不住就想欺負她，道：「我不過去了。」

洛嬋懵了一下，沒有反應過來，抬起明澈如秋水的眼眸看著他，茫然無措的模樣，讓人想起冬日裡那些潔白的雪。

遲長青道：「妳自己走吧。」

洛嬋這回聽明白了，她緊緊抓著那鐵柵欄，眼裡迅速聚起一點霧氣，彷彿下一刻就要下雨一般，她囁嚅著，像是開口說了一句話，卻淹沒在嘩嘩的流水聲中。

遲長青問道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洛嬋閉緊了嘴，她搖了搖頭，整個人凍得僵硬了，雙手卻仍舊不肯放，黛眉輕蹙著，一雙明眸像是會說話似的，只是看著遲長青，既沒有求他也沒有鬆手，一如初次見面時的模樣，讓她跳舞她就跳舞，要將她拖下去，她就垂著頭承受，她無力反抗卻也不求饒。

遲長青有些好奇，洛櫻那老狐狸似的人，也能養出一個這樣的女兒，洛淮之奸猾，洛澤之狡詐，洛府一整個狐狸窩，竟然出了一隻這樣純良無比的兔子，實在是件稀奇事。

河水冰冷無比，兩人對峙著，遲長青原也是一時興起，並不是真的要拋下洛嬋，但見她這般模樣，便道：「行了，妳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洛嬋正好抬頭看了他一眼，遲長青從那一眼中意識到了什麼，驚道：

「住手！」

然而洛嬋已鬆開了手，好在遲長青反應極快，如電一般伸手用力抓住她的手臂，沒叫人給水沖走，豈料洛嬋低頭在他手背上咬了一口，那一口簡直拚盡她全身的力氣。

劇痛陡然襲來，遲長青的手略略一鬆，她便如一尾游魚一般滑開，迅速被河水帶走了，只留下一點模糊的影子，卻也是一閃即逝。

遲長青暗罵一聲，用力捶在那鐵柵欄上，砰地一聲，整座柵欄都顫動起來，他快速鑽過那柵欄空隙，順著河水往前游去。

冰冷的水湧過來，遲長青突然想起，就算是兔子，逼急了也會咬人的。

洛嬋其實是會澆水的。

她幼時曾經在府裡的湖邊玩耍，一個不慎落入水中，當時周圍沒有下人，等到被發現的時候，她險些溺死，救起後她生了一場大病，高熱不退，差點都要辦後事了。

是父親甚至去求了旨，宮裡派了太醫來，各種人參湯藥不要錢似的灌，才總算將她的小命撈回來。

二哥十分害怕，要將那口湖給填平了，工匠都請了回來，最後卻被大哥攔住。

大哥要派人教她澆水，二哥並不願意，兩人吵了一架，大哥說，府裡有湖有水，難道外面就沒有了？

二哥生氣道：阿嬋不必出府。

大哥反問：那萬一呢？

洛嬋順著河水往下，竭力使自己貼著河壁，心裡一邊想，大哥說得沒錯，今天就是那個萬一了。

二月的河水冰冷刺骨，好在水流並不湍急，但即便如此，洛嬋也仍舊嗆了些水，胸腔裡火燒火燎地疼，手足僵冷，幾乎要脫了力，也不知在水中多久，只見前方忽然一亮，清幽的月光灑落，照亮一大片乾涸的河灘。

她心裡驀然鬆了一口氣，她本就是硬撐著，這會兒一鬆懈便再也堅持不住，昏厥了過去。

意識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，洛嬋知道自己在作夢，夢裡她看見了大哥、二哥還有爹爹、娘親，他們站在河對岸衝她招手，二哥手裡提著一盞燈，燭火幽幽，笑容明朗。

大哥喚她的名字，語氣溫和寵溺，「阿嬋，天黑了，回去吧。」

洛嬋著急，她想要過河，卻發現河上並沒有橋，只好焦灼地呼喊他們——等一等！不要丟下阿嬋！

但她越是呼喊，他們走得越遠，就像是全然沒有聽見似的。

洛嬋急得眼淚都出來了，她心一橫，縱身躍入了河中，下一刻，冰冷的河水自四面八方湧過來，將她裹在其中，如同泥淖一般，讓她根本游不動，刺骨的冷意讓

她止不住發抖，整個人瑟縮成了一團。

然後下一刻，洛嬋就被冷得醒過來了，她一睜眼，看見的是黑黢黢的房梁，上面掛滿了蜘蛛網，被風吹得飄飄蕩蕩，她眨了眨眼，還未明白此時自己身在何處。她四下看了一遭，發現這是一間很破舊的屋子，牆都倒了一小半，屋頂也破破爛爛的，月色直接從那破處灑落進來。

冷風吹來，她下意識打了一個哆嗦，坐了起來，這才發現身旁點著一個火堆，但也快要熄滅了。

正在這時，門外傳來了一個腳步聲，穩健有力，洛嬋立即轉頭看去，只見門口出現了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，看著有幾分眼熟，是遲長青。

他大步走進來，道：「醒了？」

洛嬋抿了抿唇，垂下眼，眼睫輕顫，在月光的清輝裡投下些許影子，像是振翅欲飛的蝴蝶。

遲長青半蹲下來，盯著她看了幾眼，似笑非笑地道：「倒還有些氣性。」

見洛嬋不理他，遲長青也不在意，將一個包袱扔進她懷裡，「先把衣服換了。」

說完這句便又出去了。

洛嬋這才發現自己身上裹著一件很大的青色斗篷，大約是遲長青的，她頓了頓，將那斗篷取下來，夜風吹拂而過，凍得她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

她身上的衣裳還是濕的，冷風一吹，只覺得冰冷刺骨，她小心地探頭看了看門外，門前不遠處有一棵歪脖子樹，樹旁拴了一匹馬兒，遲長青懷裡抱著劍，就倚在樹邊，月光灑落下來，將他的身影拉得長長的，像是話本裡仗劍天涯的劍客。

洛嬋把斗篷掛在門上擋住這才退回去，在火堆旁哆嗦著把衣裳換上，不太合身，袖子和褲腿都長了，她挽了好幾圈才勉強合適，可她還是冷，抱緊雙臂，看了一眼門上掛著的斗篷，到底沒去拿過來。

過了許久，火堆都快滅了，炭也燒成了灰燼，冷意漸漸侵襲過來，洛嬋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，她有些無措地往火堆旁又靠近了些，伸出僵冷的手指湊過去，火堆只剩些微的溫熱。

正在這時，門口處傳來一個聲音，「還沒換好？」

洛嬋下意識抬起頭，掛在門上的斗篷被風吹得輕輕搖晃，卻遮不住男人頎長的身影，她猶豫了一下，站起身來，輕手輕腳地走過去，將斗篷撩了起來。

月光下，他提著長劍垂眸看過來，眼底是收斂的鋒芒，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看那早已沒了動靜的火堆，他抱起雙臂道：「妳連柴都不會添？」

洛嬋下意識別開視線，嘴唇囁嚅了一下，她從前錦衣玉食地長大，十指不沾陽春水，萬事都有下人仔細打點，哪裡做過這種事情？她甚至沒見過幾次明火，怎麼知道火堆還要添柴？這會兒被遲長青一說，她不禁有些羞窘。

遲長青逕自進了屋子，從地上撿起一根柴枝，將那火堆撥弄幾下，從灰燼裡頭撥出幾枚殘存的火炭，將其籠在一處，又揀了些易燃的樹枝草葉堆在上面，俯身輕輕吹了吹，不多時，便有輕煙騰起，點點火星將草葉燒著了。

洛嬋還是頭一次看見這樣的情景，不免有些驚奇。

遲長青一抬眼，就看見少女明眸中透出的好奇意味，好笑地指了指她腳邊散落的柴枝，道：「拿給我。」

洛嬋連忙照做，遲長青接了過來，看著她道：「妳……」

以為他有什麼事，她認真地回視，隨後便聽他道：「妳竟然真的是個小啞巴？」

洛嬋下意識張口否認，「我不是。」緊接著她便是一呆，空氣安靜無比，沒有任何聲音。

她又遲疑地開口，「我……」還是沒有聲音，一絲絲都沒有。

洛嬋臉色蒼白，茫然無措地與面前的遲長青對視，一雙落了星子似的明眸中迅速蓄起水意，霧濛濛的，讓他想起山巔的晨霧，霧聚集到一處便成了雨，大顆大顆地自眼眶裡滑落下來，令人憐惜。

洛嬋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啞了，她明明之前還好好的……她是能說話的，怎麼會突然連一點點聲音都發不出來了呢？

看她一邊費勁地試圖從喉嚨口擠出隻言片語，一邊不停地掉眼淚，哭得眼眸紅紅，頗是可憐，遲長青忍不住想，這下倒真像一隻小兔子了。

洛嬋哭得渾身顫抖，秀美的黛眉攏起，明明難過到了極致，卻仍舊無聲無息，若再用些力，也只能發出嘶啞的咿呀聲，不成語調極是難聽。

遲長青的劍眉略略皺起，看她哭得面色都緋紅了，覺得再不制止，她能把自己哭得厥過去，「行了。」他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啞了也不算什麼。」

於是洛嬋哭得更傷心了。

遲長青：「……」

這一哭就是足足一刻鐘，遲長青實在不明白，看起來柔柔弱弱的一個小姑娘，怎麼這麼能哭？她哭起來，不像旁人那樣嚎天嚎地，而是悄無聲息，你若是不看她的臉，根本不會發現她在流眼淚。

遲長青有些頭痛，他沒碰過這樣的情況，素來威名赫赫、馳騁疆場的大將軍，這時也沒了辦法，最後只好安撫道：「罷了，以後不叫妳小啞巴了。」

洛嬋原本已哭得差不多了，聽了這話，頓時被戳中傷心事，嘴角下意識撇了起來，又想哭了。

遲長青歎了一口氣，洛嬋吸了吸鼻子，把淚意壓回去，撿起旁邊散落的柴枝，在地上寫寫畫畫，遲長青看了一眼，字跡倒是清秀得很，和她的人一樣，小巧玲瓏，她寫——我不是啞巴。

遲長青立即看向她，道：「妳從前不啞？」

洛嬋點點頭，遲長青略一思索，劍眉皺起，眼中閃過幾分鋒銳之色，他道：「那就是有人毒啞了妳？」

洛嬋呆了一下，表情遲疑，剛剛太過傷心，她並沒有想過這個可能性，如今遲長青提起，她也不知該點頭還是搖頭。

遲長青看出她的意思，便道：「等過幾日，我找個大夫替妳看一看，或許有機會治好的。」

聞言，洛嬋明眸中閃過欣喜之色，她沒想到還能有機會治好，用力地點點頭，又

一字一字寫道——謝謝你。

還挺好哄，遲長青心裡想著，又道：「妳別哭就行了。」

洛嬋又想起方才自己的表現來，十分羞窘，臉上浮現些許赧然，她抱住膝蓋，不好意思地垂下頭。

從遲長青這個方向看過去，只能看見她長長的睫羽和秀致的鼻梁，下巴精巧，小臉白生生的，跟玉雕出來似的，模樣確實生得不錯。

不知怎麼，他突然想起當初秦瑜說的那句話——以後……你自然會知道她的好。遲長青心想，好不好他現在不知道，好看倒是真的，氣性也挺大的，還是個小啞巴，不過現在不能再叫她小啞巴了，不然還要哭，真是嬌氣。

天還未亮，洛嬋覺得有些冷，因著地上都是灰塵，髒兮兮的，不敢坐下，便只好抱著膝蓋蹲在火堆旁，她悄悄看了旁邊的遲長青一眼，有心想要向他打聽自己父兄娘親的事情，卻又有些怕他。

在她第三次看過去的時候，遲長青終於有了反應，他盯著洛嬋，道：「妳看什麼？」洛嬋被抓了個正著，不免有幾分窘迫，她鼓起勇氣，拿柴枝在地上寫寫畫畫，然後示意他看。

請問你知道我爹和娘、兄長他們怎麼樣了嗎？

遲長青看了，沉默半晌，見她張大眸子，期待地看著他，他才道：「不知道，我才回京師不久，消息並不靈通。」

洛嬋頓時失望至極，她眼中的光都黯淡了一瞬，過了一會，她胡亂用柴枝掃平了那些字，又開始劃拉。

你知道怎麼樣能打聽到他們的下落嗎？

遲長青淡淡地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洛嬋的臉色一點點蒼白下來，她輕輕咬住下唇，原本沒什麼血色的唇染上了些許淡紅，她繼續寫——

我想去找人問一問。

遲長青往後微微一仰，靠在牆邊，抱著雙臂，沒什麼情緒地道：「妳要問誰？」

聞言，洛嬋身形一滯。

遲長青看著她道：「皇位之爭，妳父親洛稷與他兩個兒子都擁護雍王秦瑜，如今一朝事敗，秦躍登基，第一件事就是清除異己，他囚禁了秦瑜，派人弄斷了他的雙腿，他對自己的親兄長尚且如此，洛稷是雍王黨之首，妳覺得他的下場會是如何？」

他每說一句洛嬋的臉色就白了一分，等聽完全部的話，面色白得如同籠了一層霜雪似的，眸子裡滿是茫然和驚慌，惶惶然地看著他，像是聽不懂這些話。

遲長青劍眉輕皺了一下，不知為何，他心裡有幾分後悔，覺得不該把這些告訴她，眼看少女的眸中漸漸蓄起水意，更是大為頭痛，又要哭了。

遲長青輕咳一聲，斟酌著言辭道：「不過事有萬一，具體情況我也並不清楚，雍王這個人，他原該是妳的未婚夫，妳大約是瞭解他的。」

洛嬋無措地搖了搖頭，什麼未婚夫？她不瞭解，她從前只與秦瑜見過幾面、認了

個臉，連話都沒有說過幾句。

遲長青不解其意，繼續耐著性子道：「雍王此人心思深，妳父兄皆是他的黨羽，堪稱左膀右臂，以我看來，必不會這般輕易覆沒的。」

聽了這話，洛嬋的臉色才好看了一些，勉強打起精神，在地上寫道——可我還是想知道他們的消息。

她頓了頓，又飛快地看了遲長青一眼，寫道——我可以想辦法去見劉伯伯，他與我父親是至交。

遲長青劍眉微挑，「戶部尚書劉榮？」

洛嬋點點頭，卻聽他毫不留情地潑冷水。

「劉榮從前得罪過秦躍，眼下大約是自身難保了，妳或許連他的面都見不著。再說了……」他微微眯了眯眼，問：「妳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」

洛嬋半張著嘴，茫然回視。

遲長青隨手撿起一根樹枝，將地上那些秀氣的小字都抹平了，才好整以暇地道：

「我以十萬兵權與定遠將軍一職換了妳的性命，如今我被追殺，妳與我是一條船上的人，妳覺得妳還能回去京師嗎？」

洛嬋的臉色再次變得煞白無比。

遲長青將樹枝拋開，告誡道：「乖乖跟著我，自會保妳性命，若叫追兵追上了，咱們就只好共赴黃泉，作一對新婚鬼夫妻了。」

看她被這番話嚇得一動也不敢動，遲長青這才站起身來，道：「一刻鐘後我們就走，此處不能久留，李奕會找過來的。」

他腳尖微微一動，勾起旁邊的柴枝拋入火堆中，驚起火星子無數，飄飄散散，很快就消失在了空氣中。

遲長青走出去了，洛嬋抱著雙膝蹲在火堆旁，心中是十二萬分的惶然無措，父兄爹娘下落不明，前途渺茫，她卻什麼都做不了……

眼裡一點點滲出了淚意，鼻端發酸，熱淚一顆顆滾落，打在衣襟上，哭得無聲無息。

月上中天，清輝淡淡，將樹影拖得長長的，遲長青解了馬兒的韁繩，聽見身後傳來輕微的腳步聲，他轉頭一看，正是洛嬋，大約是才哭過一場，她的眸子紅紅，黛眉微蹙，宛如受了什麼欺負似的。

遲長青看著她，「走了？」

她輕輕地點了一下頭。

遲長青便翻身上馬，將手遞過去。

洛嬋還從沒牽過陌生男子的手，不免有幾分拘束，沒敢動。

遲長青看她又發愣，劍眉皺了一下，索性一俯身，兩手緊緊扣住少女纖弱如柳的腰肢，輕而易舉地就將她整個人抱起來，放在身前的馬背上，策馬小跑起來。

洛嬋嚇了一跳，兩手卻無處安放，只好用力揪住自己的衣襟，渾身僵硬無比，卻聽頭頂傳來他的聲音，「抓住我的衣裳，掉下去了我不管。」

一聽這話，洛嬋也顧不得什麼男女大防了，馬兒這麼高，掉下去恐怕要摔斷脖子，

還是性命要緊，她立即聽話地把手挪到遲長青的襟前，緊緊揪住，像一隻可憐的小動物似的，抓著最後一根救命的稻草。

她感覺到彷彿輕笑了一下，不禁有些疑惑，抬起頭去看，卻見遲長青面上沒什麼表情，方才那聲笑大約是她的錯覺。

Crescent Family